



医药学院 610 2 12039583

岁月名章

黄纪云 / 著

从时间的伤口射出

吴越国三千兵士的箭镞

穿越内心的恐惧

千军万马退去

天地归于寂静

山门在云雾中洞开

明月随着太阳踏浪而来

大海托起弄潮的部族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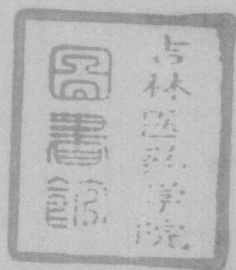




医药学院 610 2 12039583

岁月名章

黄纪云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名章/黄纪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681-8

I. ①岁… II. ①黄…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0552 号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2 千字

开 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页 2

版 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81-8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骆寒超

纪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就读于浙江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求学期间他就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不少诗作,毕业后,因不得不为职业奔波而搁下了诗笔;再以后,他下海弄潮,现实社会创业的艰辛更使他纵然还常和灵感邂逅,也无暇做交流了,以致让一颗诗心寂寞地蛰伏于灵魂深处,一晃竟业已过去二十余年。直到前几年,眼见得创业有成,生活趋于安定,他才又萌生重圆青春之梦的念头而拿起诗笔来,以一本《黄纪云短诗选》闯入诗坛……这样一段诗路历程不正表明:他是一位另一意义上的“归来”诗人吗?记得两年前我读了纪云那本《短诗选》后,曾写过一篇文章,结束处这样说:“一位有特色的诗人是会在不远的将来以成熟的风姿出现在中国诗坛。”现在看来,此话算不得夸张!可不,即将出版的这本诗集,足以证实我的预言了。

现在这本诗集虽然也收进三十来首《短诗选》中的旧作,但其余的一百二十来首长短短诗,可全是这两年来成果。比起旧作来,这些新作无论从诗境开拓上看,或者从诗艺创新着目,其进展跨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万变又总不离其宗,纪云从青年时代直至今天三十余年对抒情事业的追求,当中纵有二十余年的断层,但气脉还是贯通的。我以为:无论在把握诗歌世界上还是在表现诗歌世界上,它们同属于一个动态递进式的格局。

从把握诗歌世界的角度看,纪云的诗一贯追求意志高扬、世纪反思、人生观照、心灵絮语式的抒情。但作为一种诗境创造的整体格局,

新作的诗境虽以旧作为逻辑起点,却极鲜明地呈现着向纵深拓展的趋势。

意志高扬的诗境追求,在纪云的旧作中是不能算多的,且“高扬”得也还不那么强烈。《风的残宵》中,他赋予抒情主人公以“冲过风和雪的封锁线”而“去寻找我们心中的玫瑰”的激情,可算是意志高扬了,可在结束处却又说要在“这风的残宵”时分去扎一个“天空一般的花环”,献给“将要升起的太阳”,这不免添上了一层生存追求的伤感。因为“花环”虽有挚爱敬仰的情味,却又含着某种伤悼的隐意。但新作中这方面的抒情就多了,如《风和脚及其它》、《雪地》、《钱江潮》、《精卫》等。《风和脚及其它》写“马在前,大车的轮子轧过泥泞的黄土”的一批“脚”,逆着风在“残月如钩”的严酷环境里前进,这可是一个“天是地的边”的茫茫前途。而“最后”,诗篇推出了一个画面:“脚在风中消失/剩下高举的手”。这就浮雕般凸显出了一种在逆境中身肢可以倒下,奋进的意志永远高扬的进击精神。《精卫》以对精卫填海故事的抒唱来高扬人生搏斗的意志。文本的第一节采用了巨型意象画面来展示壮烈的填海情景后,第二节做了这样的情感逻辑的推演:“你的影子追赶着我的脚步/但你是否知道/我的脚步,如邮戳/印在你的翅膀上”。说这是对古今传承的民族意志深沉的表达,当然对,但我还感受到更其深层的象征意绪。

人是离不开时代的,尤其是现代诗人更是如此。纪云在《精卫》等作中致力于开拓精神、意志高扬的诗境,无疑也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那种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生动的反映。由此也表明:他从本质上说是追随时代、具有社会责任的。这决定了他不以梦呓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这本诗集提供给我们的,既有以诗作时代精神放歌的一面,也有以诗作世纪反思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旧作涉及这方面的书写偏于主体切身感受,抒情的成分较浓,如《大海曾经是你的摇篮》,写一个老渔夫的命运。他降生在大东海的一个荒岛上,生活在茅屋里、毒日下、人世风浪长年袭击的忍受中,最后是静静躺在“沙滩上”、坟墓里,

“和时间一起烂掉”了。诗篇对渔夫贫穷卑微的一生和辛劳孤苦的遭际发出了长长的感叹和世道不公的抗议。从宽度象征的目光去看,这首诗更可以让人感到纪云对超稳定结构的封建闭塞生态做着世纪的反思。但显然,这样的反思还只停留在一般的感性认识上,即便有感性的诗境,也还缺乏点沉痛。诗篇在结束处说老渔夫因死而得到了解脱时这样写:“宇宙是你的宫殿/古老的月亮,将在你的热血里复活/成为你的亲爱的老伴……”这就不免露出第三者的超然情趣来了,以致影响到这种反思的抒情厚度。新作中就不同了。纪云为这种世纪反思竟写了《海》、《瘦马》、《门和窗及其它》、《帝国》、《核》、《地官》、《王土》、《德政》、《春风》、《春》、《海岛》等诗。这一批世纪反思诗有两个特点:一、集中对中国社会几千年沿袭的封建极权文化始终无法清扫的沉痛反思;二、文本都短小精悍,如一把把解剖刀,对社会症结的解剖犀利而深刻。《门和窗及其它》就是这样一个很短小而又入木三分、耐人寻味的文本。它以“窗的外面是门/门的外面是窗”这样平淡的两行开头,并因了“窗”和“门”看似平常的意象组合和对举物并列,竟隐含有一个巨大的生态内涵:在看似流通中却有着重重叠叠的无形封锁,而真正能和外面世界流通的是“门和窗的外面”那片“‘井’字形的田亩”——一个封建统治的象征世界,而“田亩上面,是烧了建/建了烧的宫殿”,“田亩下面,皇陵大墓”。这就把象征封建统治的超稳定结构完整而有层次感地展现了出来。这可是一种相当深刻的世纪反思。这里蕴含着诗人对现代文明中封建幽灵还在徘徊所怀的一份殷忧,唯其如此,才使纪云还在《瘦马》中对正从一穷二白中挣脱出来而像一匹瘦马的古老中国,如何在人类世纪风云中看清方向前进,做了思往以鉴今式的反思:在人类“尘土飞扬的道路旁”,那匹“瘦马”不仅不能再打盹儿,还得把已经“浑浊的”眼珠用泉水来洗一洗,因此必须“在日落之前/在大风雪到来之前”找到洗眼珠的“泉水”。对于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心的纪云来说,这一种世纪反思既急切也颇显焦愁,字里行间这是能感受到的。

如此说来,这本诗集中世纪反思的诗境开拓,是建立在纪云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基础上的。那么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又缘何而生呢?这就和纪云对人生的认识态度建立起必然的关系来了,从而使他又对人生观照的诗境大大地做了一番开拓。人生观照最终须归结到以特定的人生观去看待纷繁世界这个问题上。于是,在这本诗集中也就提供给我们一批如何去认识人生的抒情之作。这类抒情在纪云的旧作中倒有不少,如《没有迷恋的废墟》、《呼唤》、《青春留影》、《深秋的溪水》、《给我的女儿》、《雁荡山》等。意象特别地丰盈的抒情长诗《没有迷恋的废墟》曾使我读后久久陷入沉思,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竟成了“一片没有迷恋的废墟”,成了“一个在自己的皱纹里找寻归宿的老人”,从不见在他“记忆的礁岛上”有过“灯塔”的闪亮,只醉心于“把虚假的绿色/抖落在酒杯里”,认命于“骑着命运的马/在棋盘上流浪”,无视于让自己“没有热血的躯体”长年地躺在“灵魂的病床”上,这人生态度多么可怕。当然,写此诗时还是个青年的纪云是善良的,他在文本的结束处还能以年轻人特有的表述方式提出要拯救这个僵死的灵魂。唯其有这一份拯救的心意存在,也使他进一步写出了《呼唤》这首长诗。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作为人生真理的代言人,呼唤一个离开故土,逛荡在精彩的外面世界的年轻人“回来”。“把你的才智/和春天一起/和种子一起播进我们的土地”,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有农民的/实实在在的追求/实实在在的劳作/实实在在的收获”。这些旧作大都通过戏剧化的结构,来让自我分裂的灵魂做着交流,无疑反映着当年纪云的自我灵魂正在与之搏斗。这在当今某些披头散发招摇过市的人看来也许悖时了,但我却于字里行间感奋于一个热血青年两个“自我”灵魂的搏斗,而我们的传统民族灵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华精神文明在这里是胜利了。这些热血型抒情,对于人生观照的诗境追求来说,无疑还单纯了一点儿,或者说激情有余而历史底蕴不足是显而易见的。纪云的新作在这方面的深化却令人鼓舞,可以说,对人生这

个大命题,这儿有理想追求的深化,也有宇宙觉识的深化。《假设的永恒》中他说自己要像大地一样接受“树根”,因为“树根,能抓住我的灵魂/进入假设的永恒”。纪云显然已悟到人生头等重要的是:必须扎根才能求得永恒的价值。但就这首诗来说,这种感悟还只能是“假设”。那么把“根”扎在哪里才能真正具有“永恒”的价值呢?他首先感悟到要扎在超越庸常、献身社会的理想境界。读《这条山路上》我们可以感到纪云对人生道上终日奔波而碌碌无为者的厌弃;而在《大地、海和鸟》中,他则对“穿过滚烫的大地”的“一只鸟”的“欲望”做了热切的赞美,因为这只鸟“一侧的翅膀”属于“金属”,“是钢铁正在飞向太空的目标”;而“另一侧的翅膀”属于“丝绸”,“是嫦娥奔月/正在坠落神话的飘渺”。这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指普济众生以物质和精神这两片理想境界,才是他心目中值得扎根的。显然,这些确能让我们感到纪云的新作有理想追求的深化。新作里还有两首构思很别致的诗。一首是《房子》,是很成功地采用荒诞叙事写成的,它从一所房子始终不变而房子的主人不断变迁的荒诞事件来隐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态。《时间的声音》以“所有的翱翔,都以无限的惆怅/结束于太阳的手”起始,又以“是谁?又把手掌的逻辑网一般撒向大地”承接,把宇宙空间反复的运行与无涯际的存在均受制于冥冥操纵这一点点了出来;继而以“夜幕拉紧,万籁俱寂”的宇宙时空意象来包孕,再进而在“铜壶滴漏/点点滴滴”中推出了一个无边空间在无垠时间中否定之否定的宇宙运行规律,提供给接受者一个“万物静观皆自得”的遥感:“天空,如被挤干了泪水的眼睛/盯着自己的空洞”。这可是在一场观照中把握到了生存大虚无的顿悟。正是这些,让我们进一步感到纪云的新作在人生观照的诗境创造中有宇宙觉识的深化。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纪云还能在人生观照的诗境创造中把心灵絮语纳入进去,而来自于人生观照的哲理感悟又把他对世态的这些心灵絮语提到诚挚、炽热而又通达澄明的高度。值得指出:无论在旧作、新作

中,心灵絮语的诚挚和炽热是一贯的。不过比较而言,新作中这方面更显得通达而澄明。这可从抒发恋情、乡情和社会奉献激情的典型文本相比较中见出。纪云诗男女间卿卿我我的抒唱不多,纵有也多属心灵的寄托,但即便如此,新、旧作也有差异。旧作中的《灯》、《给——》等大致说是恋情之作。《灯》中,以人生夜行途中所见的一盏旷野尽头的“灯”视做“生命可靠的情报”,发出了梦呓般的心灵絮语。由此可见,这些诗是把爱的偶像作为鼓舞自己在人生道上奋进的力量来写的,有着年轻人那种单纯到偏狭、激越成神圣的特色。新作中他写的《记忆中的花朵》、《雪峰》等,就不同了。如《雪峰》中,以“千年的雪峰”比做为“灼热的烛台”,“我”瞬息的情感比做“千年的烛泪”,来隐喻突发之爱的真挚;以卧山的“白云”比做上山的春蚕,“我”不变的意绪比做“吐丝的春蚕”,来隐喻心灵之恋爱的执着,从而点化了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借此而发出了梦呓般的絮语。由此可见,这些诗是把一份情爱作为天地间至死不渝的人生精神、处世情怀来写的,自有着历经沧桑者那种刹那成永恒、真挚到坚贞的特色。把情爱坚贞化,那是历经沧桑者沉郁情感的深化,往往持久而澄明。而这不同于纪云旧作中的神圣化——那种初涉人世者偏激情绪的极致,就不免短暂而飘忽了。乡情的咏唱新旧作都相当多,且大都已进入心灵絮语状态。旧作中写这方面的有《深秋的溪水》、《春夜思乡》等,是一个异乡游子见月而怀故土的乡思曲,虽不乏真挚,却只是一番“美丽的忧伤”,单纯的情怀不免给文本带来深厚不足的感觉。新作在乡情的抒唱上,以凸显其现实感、历史感与责任感而显出了突破性的进展,《燕子》、《冬至》剔透玲珑,后者写诗人迎着冬至的寒风走在故乡的旷野上时,情感却在“穿越古今”,这种相恋的心灵絮语是颇令人生悠远遐思的。但更让人灵魂颤抖的是《故乡的海》和《只有诅咒》。前者称自己是印在故乡“翅膀上的脚印”,含蓄地点明个人若在时代弄潮中有所价值,无非是故乡腾飞中一个小小印迹而已。在纪云心目中,这正是故乡“让太阳/在我

的热血中奔腾”所致,所以他要说自己的灵魂“将永远不会离开你的翅膀”了。这种深入骨髓的乡恋,也使纪云因此在《只有诅咒》中,对大海上一个岛屿——被海浪印满了吻印的故土,因失去生态平衡而使一片像可以“放牧希望的牧场”样的“滩涂”成了荒漠痛心疾首,全诗反复回环的咏叹里流泄的爱痛交融之情,且因有现实感、历史感与责任感三者在内中交织而益显深沉。这种超越浮词花腔而返璞归真,是使诗思澄明的具现,这也正是新作中的乡恋抒唱魅力之所在。社会奉献的抒情在纪云诗中所占分量是最重的。纪云在青春年华里通过诗呈现的自我,是个热血青年的形象。我常常感叹1980年代前期中国诗坛那种介入社会的真情抒唱离我们已远去,今天谈纪云的诗大有故友重逢之感。这类诗在旧作中显得宏大、壮阔,如《给我的女儿》中他说“恨不得自己手上立刻长出荆条/把所有的阴影打得鲜血淋淋”,又“恨不得扬子江突然倒流”成“一条巨大的纤绳”,“拉着一轮崭新的太阳/走向地球的最高峰”。《我在寻找这片风景的眼睛》中,他要想“超越空虚和平静”而去为自己获得一颗能为“寂寞的驼铃”摇出大沙漠“宝石般的黎明”做讴歌的“灵魂的核”,献身社会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但这种宏大而激越的心灵絮语在新作中转为具体而典型,郁勃而深沉。《随感与诗》第三首中,他嘲笑了“我的鸟儿”所追求的做苍白的玄想与虚幻的宗教赞词,对“火山爆发”时和“奶粉有毒”时不知去向的灰色和黑色的歌唱境界做了谴责。作为心灵絮语,这当然是具体地涉及“歌诗合为时而作”之古训的。《呵,鸟儿》则是表达了进入中年的纪云,深感到自己不能再“在大河与落日之间飞/在英雄与智者之间飞”的焦灼心情。他这样提醒“鸟儿”：“呵,鸟儿,你是否听说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把中年人时不我待的典型情绪真切地言说了出来。

从以上几个方面把握诗歌世界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本诗集诗境是多层次的,而且就新旧作相比较而言,又总显示为在不断演变深化中的特色。这也反映着纪云的勤于探索、追求变革。诗歌创作

总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行动,把握诗歌世界与表现诗歌世界,从来是互为应和的。所以对纪云来说,在表现生活的诗艺追求上,也总是从不满足于一种抒情格局的,而是在探索,求变,创新。

我曾写有《春鸟秋虫自作声——评黄纪云的诗歌创作》一文,指出过纪云感受方式的特殊性,并做了这样具体的发挥:这“是指他坚持采用以间接现实为依据,非元刺激为核心展开感受的方式。这样做也就促成黄纪云爱上了主观意象象征式抒情”。如今已两年多时间过去,我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还从这段时间来纪云发表的大批诗作中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判断,且深感到这种特殊的感受方式还在被他强化地使用,大大推进了他对主观意象象征式抒唱的追求。

且以《帝国》为例来做些分析。这个文本反映着纪云对这个世纪的超级大国所做的诗化主义,它全凭间接现实为依据、非元刺激为核心展开感受,由此也就决定了全诗的意象选择和组合有着非常态化的特征。写“帝国”无人性的凶残狠心,用了“高度浓缩的冷漠,矗立/并向四面八方展开锋利的棱角”,“冷漠”而有“浓缩”感,扩张势力而有棱角锋利感,都奇特。写“帝国”口蜜腹剑的阴险:“灰蓝色的天,一纸空文/任凭火焰在夜幕下/描画现代恐龙家族的优越”。这里是以“天”喻“空文”的,“天”之“蓝”色本意示和平宁静,但此处是“灰蓝”有阴沉恶感,强化了“空文”。和平安宁的承纳这一纸“空文”是空文中之最——天大的谎言。这一行有隐意深埋的叠加意象群和后两行“现代恐龙家族”在夜幕下玩火示优越的怪诞意象群并列的组接,也就象征出了“帝国”玩阴谋的歹毒深度。写借刀杀人的第三节:“一只眼睛深处的火苗/沿着另一只眼睛的神经/引爆一个星球”,意象组合显出了实体的高度变形,也就更显怪诞。最后一节是只有一行的“航母启锚”,它虽以实体存在,却又由于它是在前三节一串又一串怪诞意象组合的神秘隐示语境中推出来的,故也有了隐意:称霸的邪恶势力已在遍及全球。总之这一场采用了以间接现实为依据、非元刺激为核心的感受方式所完成的变形意象的

选择和怪诞的意象组合,使《帝国》的艺术构成获得了一种以主观意象象征为指归的超现实特色,可以说纪云这几年写了不少短小精悍、有多重璀璨色泽之作,它们大都不像旧作中那样。旧作习惯于只在意象逐步变形中做逻辑组合,再配以直接抒情做点化,基本上属于通过变形物来展开抒情,是一种情性感发类艺术构成。新作则通过逐步意象的变形和意象群非逻辑化的怪诞组合来隐示一种思想,一次智慧的领悟,基本上属于智性印证类的艺术构成。这样的艺术构成是超现实化的。也就是说:纪云这几年写的诗,如果可以认定在表现诗歌世界上有了大的进展,那就是说他已走上了超现实抒情之路了。

但纪云毕竟是个爱探索、求变革的人,他并不满足像《帝国》那样的一般超现实抒情,而走向了以荒诞叙事为表征,在当今诗坛颇显新颖的超现实抒情。

这一场新的变革是从纪云探求新诗叙事开始的。

一般的看法诗总是抒情的,叙事属小说的专利。但必须看到:近年来中国诗坛卷起了一股叙事风。作为诗国一项新的美学追求,对此可以众说纷纭,但我以为更有必要讨论的倒是诗中叙事的终极指归是什么。也许这容易回答:意象化。但叙事的意象化是颇复杂的。诗中的意象根据审美功能的不同,会分出两大类型:一类是情兴感发型,另一类是智觉印证型。由于意象有这种类型之别,也就决定了堪称上乘的诗中,叙事也会有策略上的不同。大致说情兴感发型的意象,其叙事策略是完成如实的本体意象创造,而智觉印证型的意象,则是完成变形的荒诞意象创造。纪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对意象叙事的两类策略都做过付之于实践的尝试。起初,他采用本体意象创造这类叙事策略,写下了《钱江潮》、《黄昏即景》、《月夜》、《小溪哗哗流进三月的月光》等,这些文本虽不能说是绝对的本体叙事,内在难免有部分的虚拟,但总体看并没有脱离本体的如实,可说是宽式本体叙事,完成的是整体浑成的意境氛围创造,由此提纯出一点儿来自于情悟的韵致,如《钱江潮》这首

出语不凡、颇显气势的短诗所叙的即吴越国钱王率兵射潮以安邦国的神话传说,给人以一点儿敢于弄潮者兴邦的情悟。这一类意象叙事虽能被广为接受,文本赢得好评,但作为本体叙事化意象,其感觉刺激力和想象激活力不够强;有感兴趣味,深意不足。纪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又采用荒诞意象创造这类叙事策略,写下了《防盗窗》、《日子》、《窃贼》、《房子》等。这些文本初看似乎有点儿做作,所叙之事不合生活逻辑,不可思议。但正是这种效果,反倒能给接受者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强烈刺激接受者的审美感觉,激活想象联想,使荒诞叙事的意象能强化地印证某一理念,把握到一点儿来自于智觉的意趣。如《窃贼》,这是首极荒诞的诗,纪云似乎是很严肃到气愤地在叙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窃贼”潜居“我”体内,与“我”形影不离。后又以“我”的身体为“贼窝”,把一堆“痴心空心黑心/动物的心/滴血的心”藏在里面,唯独把“我的心”窃走了,于是“我”大发“窃贼无情”的感叹!这里一系列荒谬不堪的情节事件,无非是以荒诞无度的夸张来印证“我”丢掉了自我这一理念,给人以须谨防失去自我这一理趣。这一类叙事策略在创作中的运用,对纪云来说是在诗歌艺术探求中了不起的进展。可惜他写得还不够圆熟,幽默感也略显逊色。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种叙事策略的运用,和文本所达到的美学价值,至少在诗歌叙事艺术探求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是有开拓性意义的。

还令我欣慰的是:纪云这一种新诗叙事艺术探求上所取得的成绩,为他的超现实抒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地说:在纪云追求的意象叙事策略中,由于更偏于做荒诞意象创造,也就使这种叙事意象的抒情艺术成了超现实抒情的外延形态。安·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曾说,超现实主义所追求的是生活的某种荒谬性,而“从诗的角度观之,其明显的荒谬度甚高”。布勒东又在《超现实主义魔术的秘密》中指出:“那种最强烈的变形意象的叙事”便是主观随意度最高的那一种。由此可见:纪云变形的荒诞意象叙事追求不仅拓展了他的超现实抒情领域,

更提升了他一以贯之的主观意象象征艺术的层次。如果不存艺术偏见的话,那么我以为这两年多来纪云所写的一些或许会被人目为难懂的诗,如《我被劫持》、《假设的永恒》、《你也爱夜吗》、《蚕》、《沙尘暴》、《雪地》、《河姆渡》、《地宫》、《发现》、《海》、《春秋》、《泄漏的春天》、《这些水》、《中年咏叹》等等,却正是他主观意象象征的抒情得以提升,且浸透了超现实的前卫精神,又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成熟文本。

不过,也不能不指出:纪云还正走在探求的途中,他这方面的尝试离成熟是还有一段距离的。具体地说:他还不够关注诗的构思艺术,文本浑然一体的有机度还不高;语言上雅俗调配也不那么匀和;尤其是意象组合往往缺乏必要的铺垫,以致给读者带来难懂之感,等等。当然,任何事物是总要辩证地看待的,就拿最后一点来说,听听歌德的意见就可以有辩证的启发,那就是:“所有抒情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必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某些细节上,却又要有些不可理解。”

2011年6月4日晚写于

浙江大学求是村

目 录

序	骆寒超 1
瘦马	1
风和脚及其它	2
发现	3
河姆渡	4
破碎的瓷器	5
做梦	7
井和眼睛	8
帝国	9
假设的永恒	10
德政	11
安家	12
大地	13
黎明	15
大师	16
囚徒	17
泄露的春天	19
撞击	21
剑	22
雪峰	23

等待什么	24
诗人与渔夫	25
蚕	27
六十	28
门和窗及其它	29
窃贼	30
倾斜	32
过河	33
祭父	34
食物链	35
祭	36
春秋	37
孤独	38
没有主人	39
呵,鸟儿	40
吃	41
我无法忘记一种情绪	42
中秋夜	43
房子	44
传说	45
秋风	46
海	47
逃荒	48
难产	49
核	51
秋	52

当心有一只手偷走你的梦	53
老虎出没的地方	54
我的灵魂	56
沙尘暴	57
嫦娥	58
枪口	60
地宫	61
思念	63
关于城堡的荒凉	64
防盗窗	65
鲨鱼	67
王土	69
垂死的妈妈	70
雪地	71
海岛	72
上坟	75
猴子	77
日子	78
城市	79
黄昏即景	80
月夜	81
大寒	82
记忆中的花朵	83
钱江潮	84
精卫	85
鱼	86